

胭 脂

歌

「台湾」
朴月 著
清宫 艳
小说 系列



天真烂漫的13岁少女，被选入宫，成为光绪皇帝最宠爱的珍妃。她的家学渊源，却开辟了皇帝的视野，励精图治，造就了新旧势力的对立。支持皇帝变法维新，企图挽救大清的危亡。变法失败了，皇帝成了囚徒。幽囚于冷宫的她，被预备出逃的慈禧推进了井里。大清亡了，这凄艳如雪中胭脂的故事，却走入了历史的永恒。

清宫艳小说系列

胭脂雪

〔台湾〕
朴月 著



992124

岳麓书社

岳麓书社向作者取得本书中文简体版
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权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18—99—016

责任编辑 云 生
封面设计 胡 颖

胭脂雪

[台湾] 朴月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

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4.125

字数：330,000 印数：1—8,000

ISBN7—80520—811—5

I·485 定价：18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：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：410006

目

录

- 楔子 慈禧太后离京避难的前一天，将珍妃推入井中 1
- 一 光绪大婚前，太和门遭火，喜庆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16
- 二 光绪被迫立慈禧的侄女为皇后 27
- 三 慈禧有意笼络珍嫔 36
- 四 亲政的光绪依然受慈禧的处处牵制 49
- 五 珍嫔备受宠幸，皇后心中抑郁难平 63
- 六 皇后告状不成，与珍嫔之间心结更深 74
- 七 珍嫔穿男装照相，惹出了大风波 90
- 八 太监打着珍嫔的名号卖官鬻爵 106
- 九 因光绪破格提拔文廷式，慈禧对珍妃渐生反感 118
- 十 朝鲜内乱，日本借机发

- 动侵华战争 129
- 十一 中国海陆两军连续失利，朝野争骂李鸿章 148
- 十二 一夕之间，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163
- 十三 对主战的珍妃之兄志锐，慈禧恨之入骨 176
- 十四 慈禧六十大寿过得不称心，要拿珍妃杀鸡儆猴 193
- 十五 珍妃竟敢当众说慈禧是卖官的始作俑者 204
- 十六 御史安维峻上折：杀李鸿章以谢天下 217
- 十七 丁汝昌只有一条路：以一死谢国人 232
- 十八 如今竟是战和都无可倚仗了 240
- 十九 李鸿章马关遇刺 248
- 二十 李经方卖父，李鸿章卖国 259
- 二一 为着马关条约的签订，光绪下诏罪己 274
- 二二 慈禧笑里藏刀 288
- 二三 珍妃识破了慈禧的阴谋 306
- 二四 小太监寇连材白丢了一条命 315
- 二五 李鸿章出使俄国 333

- 二六 李鸿章父子再度卖国 343
- 二七 光绪孤注一掷，慈禧从容布置 356
- 二八 后党密谋废立 371
- 二九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387
- 三十 随着光绪的被囚，百日维新黯然落
幕 400
- 三一 慈禧纵容义和团，闯下了大祸 419
- 尾声 回銮京师的慈禧追封珍妃为贵妃 429
- 跋 胭脂井瓮秋风冷 436

楔子 慈禧太后离京避难的前一天，将珍妃推入井中

光绪二十六年庚子，七月二十日。

一样的深宫，一样的乐寿堂，只是在平日的静肃之外，增添了些难以形容的阴沉肃杀。宫女们更加勤谨小心了。她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但，只看着太后的眉毛挑得更高，脸板得更紧，嘴角也更向左歪；这是她极端不悦或忧烦时才有的神态。习于察言观色的她们，也都知道朝中出了大事了。尤其，专掌回事的二总管崔玉贵，也不再像平日那样，二五八万地摆谱表功，竟然背起了洋枪，带领着年轻力壮的太监们日夜巡逻，更教她们胆战心惊。她们都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，却感觉头上的这一片天，好像快要塌了。

下了朝的慈禧太后，和往常一样进膳。崔玉贵按他的职务，小心谨慎地请走了“膳牌”。太后冷着脸，沉默着，不知想些什么。脸上没半点随和气。使得平日就谨肃的乐寿堂，更是鸦没雀

静。久久，才听她开口，吩咐崔玉贵：

“未正的时候，把北三所那位，领到颐和轩，我要见她。”

“喳！”

崔玉贵低应了一声。他心里有些纳罕；打从戊戌起，珍小主在那冷宫里已待了整两年了。人人知道，除了皇上一心记挂，荣寿公主偶尔瞒上不瞒下的关照一下，连她的亲姐姐瑾小主都绝口不提她，只怕惹祸上身；谁不知道，她是太后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？当初，要不是荣寿公主跪地苦苦哀恳，也留不到现在！两年都不闻不问的人，一旦要见，又在这当口……

心中想着，却一点神色不露。本来嘛，除了奉旨，难道还有他开口的余地不成？

是睡午觉的时候了。慈禧太后照常态上了床；她是绝不愿意让人看出她一点心事的！当值的荣子，放下了帐帘。整个乐寿堂就像悬了“肃静牌”似的，静悄悄地……不，屋顶上不时传来像猫叫“喵……”“喵……”的声音。这声音，不时刺激着慈禧的耳膜，也刺激着她强自压抑的情绪。

在今早之前，她也还以为那是猫叫。只不明白，怎么紫禁城里一下多了这么多的猫。直到她清早梳妆的时候，一声特别锐利的叫声，呼啸着穿入窗棂落到金砖地上。寝宫是不许太监进的，只有命宫女拿出去问。崔玉贵接过一看，吓白了脸：

“回老佛爷，是洋枪的枪子儿！”

她也吓住了。

明明前些日载漪才兴冲冲地告诉她，李秉衡带领了三千义和团，还拿着引魂幡、混天旗、雷火扇、阴阳瓶、九连套、如意钩、火片牌、飞剑誓师，一下子义民聚集了十万，都自告奋勇要跟着李秉衡去打洋鬼子。义和团果然利害，出师大捷，杀了好几

万的洋鬼子兵，把进逼通州的洋鬼子打跑了。还说最厉害的山东老团已火速来京支援，洋人闻风，已退兵天津……

就是这个捷报，使本来已经命荣禄、董福祥保驾，预备出京的她，收回成命，只等义和团奏凯。不几天，又说李秉衡败了。她这才着了慌，忙命人到使馆去要求先停战，再谈和。廷上大臣你推我，我推你的。是荣禄出了主意：先送信到使馆去，探探口气。对方也答应派人来谈。能谈就好，怎么，才几天光景，使臣没来，洋鬼子的枪子儿，已经打进宫来了？

她对“洋鬼子”的恨，不是一天半天的了。而她最恨的，却是端王得来的消息：洋人千方百计想夺她的权，让她归政！归政给那个曾经想拔牙拔到她嘴里的光绪皇帝！她一看到就火从心上起的载湉！

只是，洋枪洋炮的厉害，使她不能不顾忌，不能不隐忍。隐忍着洋鬼子趾高气扬，隐忍着二毛子——信洋教的为虎作伥。隐忍着那张在自己面前像个木偶，不是一言不发，就是唯唯诺诺，诚惶诚恐，却老是让她感觉，无时无刻不在等着拿她的短，以无言的冷漠来对抗她的载湉！

他当然是向着洋人的，洋人也向着他。竟然连她立端王之子溥儀为大阿哥，洋人都以拒绝称贺来撑他的腰！要不是心里存着这点对洋人的顾忌，她早就把他废了，还容他安坐在皇帝宝座上？就因着这件事，她更恨洋人入骨。也因此，在毓贤、载漪力保义和拳，说他们如何的有本事，刀枪不入，又如何赤胆忠心扶清灭洋的时候，她的心就活了。

“洪钧老祖和骊山圣母法力无边。看着洋人这样欺负咱们大清，特派了大师兄曹福田下凡来扶清灭洋。他们只要一念咒，就有神灵附体，刀枪不入。只要一指，洋人的大炮、火枪，马上就

不燃不炸了。呼风唤雨，召天火烧洋人的教堂，简直是易如反掌！”

她原先倒还是持重的，派了刑部尚书赵舒翘、大学士刚毅去查验。回来都说果然法术神奇无比，只要太后肯加重用，他们都愿为太后效命。

她在一口一声“人心可用”中打开了京师的大门。义和团果然是对洋鬼子和二毛子“杀无赦”的，他们肆无忌惮地杀教民、烧教堂。原先在层出不穷的教案下所累积的民怨，此时是新仇旧恨一总爆发。正阳门外一把火，烧了三天。这是她隔着宫墙看到的。她听载漪说，烧的是鬼子教堂，她有着趁兴的快感，虽然也隐隐有些存疑。她知道，那一带，是最繁华的街市，难道住的都是二毛子？但，她没追问，泄愤的快感，超过了一切。就算死了些无辜，只要义和团真能“扶清灭洋”，也是值得的。

载漪他们得意洋洋称许着“义民”，认为多年来受够洋人窝囊气的大清，在义民的民心归向之下，可以复仇雪耻。可是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看法，“义和团”到底是“义民”，还是“乱党”，把朝臣分裂成两派。主张是义民，要借重他们的神力，把“夷根”使馆铲平，让洋人知道大清不可欺辱，自动退出中国的，以载漪父子为首。其下王公重臣有载勋、载濂、载澜、毓贤、刚毅、赵舒尧、董福祥、徐桐、崇绮等。而力主他们是乱党，主张剿灭，千万不可向洋人开衅，以免亡国之祸的，是许景澄、袁昶、立山、联元、徐用仪、王文韶、奕劻。

载漪早因为太后立了他的儿子溥儀为大阿哥，存废立取代之心，而洋人拒绝入贺。且东南方面，以刘坤一为首，上疏“君臣之分已定，中外之口难防”，不肯支持废立之举。以致他的“太上皇”美梦落空，而恨洋人和“帝党”，恨得咬牙切齿了。如今

有了“义和团”做后台，如何肯善罢干休？坚持：

“时不可失，我们应该趁着洋人丧胆之际，把他们在中国的根拔掉；攻东交民巷，把使臣杀光，看他们还敢不敢轻侮我大清！”

吏部侍郎许景澄领先反对：

“我们大清和洋人建交有几十年了，百姓和教士之间的冲突，只能调停，哪有火上加油，鼓励暴民制造暴乱的！古有明训，两国交兵，不杀来使；不管古今中外，都没有攻使馆、杀使臣的事。如今，闹事闹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去，乱子闹大了，生灵涂炭，到时候怎么收场？”

太常侍卿袁昶也帮着许景澄：

“千万不可开衅，不可纵容乱民，一旦内忧外患交至，国何以堪！”

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紧接着开口：

“这些乱民是不可靠的。他们虽打着‘扶清灭洋’的口号，但所杀的无辜百姓，千百倍于洋人！如今城中已乱无王法，杀的、烧的，多是无辜百姓。这样下去，外患未至，内里就民不聊生了！”

载漪目光一瞥，立刻有长萃会意：

“这只是过渡时期，不免因群情激愤而失控。奴才从通州来，通州要没有这些义民，早就不保了！他们的法术，是奴才亲见的，果然厉害，一定能制服洋鬼子。他们天天教我们的百姓当二毛子，信洋教，拜他们的神。咱们也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神道的法力无边！”

“当真法力无边吗？那何不面面试试，用洋枪朝他不要紧处开一枪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有神灵护体，不怕洋枪洋炮！”

张亨嘉提出意见，却见载漪两眼一瞪：

“好！这正是丧失民心的第一妙法！明摆着咱们是不相信他们，他们还肯为咱们出力吗？”

“民心可恃，太后千万自拿主意，勿失良机！”

载漪集团七嘴八舌地鼓动着。他们对同在面前的皇帝，一向是视而不见的。皇帝，不过是个傀儡，凡事太后说了才算，这是长久以来的惯例了。却没有料到，长久以来随着太后上朝，只有在问话的时候，才答一两个字的光绪皇帝，此时竟然开了口：

“民心有用吗？只制造出更多的纷乱。甲午一战的教训还不够吗？那还只是对日本一国，如今各国加起来，比当日的日本更强了十倍。而我们的国力如何？一旦他们联合起来，谁能抵御？”

被他忽然勇敢起来，而有些吃惊的朝臣，各自现出了不同的表情：支持义和团闹事的是恨，主张慎重的是喜。而太后脸上神色在一惊后，露出了冷然的愤怒，目光锐利地扫过朝臣，记下了所有支持皇帝的朝臣名字。

载漪眼一翻：

“有董福祥！”

“董福祥！他对付回人还可以。对付洋人，抵得过他们的新式武器吗？”

“皇上口口声声长洋人志气，灭义民威风，莫非和洋人一党？还是指望洋人拥兵归政，做二毛子？”

载漪忽然发作，以不逊的态度咆哮。慈禧一方面是为他的言辞悚动，一方面也觉得有点过分了，一石二鸟地喝阻：

“载漪！只要他在位一天，你就给我守着臣下之礼！”

光绪皇帝在她一喝之下，又沉默了。只听到载漪一党，纷纷奏陈：

“义民可靠，又有神术，可以为大清报仇雪耻！”

“敢阻挠者杀无赦，以儆效尤！”

光绪满脸忧急，忽然拉住许景澄的手，哭出声来：

“许景澄，这仗打不得！我一个人死，不要紧，天下苍生怎么办！”

这一举动，真正触怒了太后，沉喝一声：

“成何体统？放手！”

就是被光绪竟然敢持异议所激，而且，显然在这一番廷争中，显示着他羽翼又生的迹象。慈禧心中的愤恨，使她不再踌躇地倒向了载漪一方。

向来南洋、北洋是不但心不和，连面也不和的。南方的几个督抚纷纷奏报：

“乱民不可用，邪术不可恃，兵端不可开。”

而这些谏诤，对已疯狂了的义和团，和支持他们的王公重臣，只如火上浇油。

五月二十三日，杀了德国公使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；二十四日，不仅是义和团骚扰，董福祥的军队，也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了。

太后亲自叫起召见，问他：

“你攻使馆，得多少天？”

董福祥满脸剽悍之气，充满信心：

“五天！”

义和团来自上天的神示，随着各地承意希旨官僚们的奏折，雪片似地飞入宫中。都说，不用怕洋人，洋人受天谴的时候了！只要有义和团，他们不但不敢再在国境中横行不法，必要时，让他们灭种，都是易如反掌的事。徐桐甚至上疏言及“后

事”：

“就算洋人请降，也不能轻许。一定要他们尽废前约，另订割地纳贡赔款之约，才可允许！”

这些夸夸大言，大大鼓舞了太后。攻东交民巷的后一天，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倚重、信任，她下了一道令全世界震惊的诏书：同时向全世界各国宣战。

南方的封疆大吏，对这惊世之举，极不以为然，却又无力回天。只有发表声明，拒不奉宣战之诏。并和洋人签订南省保护教商和约，以保东南半壁。

慈禧太后再没想到，她的迷梦醒得那么快！区区四百兵力的东交民巷，就始终没有打下来。而八国联军，在大沽口登陆了。

在战事节节失利之际，她在光绪淡漠的目光中，看见了他的冷笑和讥诮。他是在冷笑、在讥诮，讥诮她至高无上的“圣明”，却带来了焦头烂额的后果！他一言不发，越是这样，越让她感觉芒刺在背。她“永远是对”的自信，和“太后圣明”的光环，一直是她抵死维护的尊严。而事实却证明，对的是他，她错了！

她怨恨交加。为了表示她的愤怒，也为了向她认为向着光绪，死灰复燃的“帝党”示威，她在载漪“敢阻挠出兵，打击士气者，杀无赦”的鼓动下，半个月之内，杀了许景澄、袁昶、徐用仪、立山、联元。她并不真相信载漪说的话：这些人都勾结洋人，都是“汉奸”。但她恨他们向着载漪。在她看来，这些人都指望有朝一日，在洋人的支持下，归政载漪。为了这一点，他们该死！她决不容载漪有自己的党羽。就算有朝一日，她不能不归政，她也要把载漪的党羽剪光，让他做个孤君！

一个个有贤能之名的重臣绑上法场时，连一向无条件支持她的荣禄，都不能不有所谏净了：

“祖宗时，从不轻易杀大臣。如今，已杀得太多了，而且罪名不能服天下。太后得三思，不能全听信端王的……”

慈禧怒斥：

“不听他，听载漪？”

“庆亲王也认为这样的杀法是不对的！”

慈禧冷笑：

“要他等着吧，快轮到他了！”

荣禄脸色变了。他早听说，端王载漪假义和团神示，要求“一龙二虎头”为祭品；一龙指的是光绪皇帝。二虎，指的是两个主持洋务的重臣：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。总算是太后还持重，没听信他们，没闹下弥天大祸。

“听端王！可是他都说的是些什么？义和团真像他们形容的那么神吗？攻东交民巷，董福祥说五天可破。到现在，用了几万人，死伤也有几千了。人家四百个人防守，都攻不下，还说什么神兵天将！等联军破城的时候，怎么收场！”

太后怒道：

“胜负未定，李秉衡还有捷报，你就诅咒破城？”

“捷报！当时裕禄也有捷报，结果呢？奴才绝不会是汉奸，也绝不希望有那一天。奴才只愁，把这些人全杀了，到时候，怕去和洋人谈和的人都没有了！”

她寒着脸在一意孤行，下诏攻使馆、宣战之后，她未尝不知道这事做差了。可是，骑虎难下，只能自欺，希望能有神迹出现，拯救大清。

荣禄的话没错，一开始传来的都是捷报，总在她还没有高兴完，就有截然不同的消息传来：聂士成、裕禄、马玉昆、李秉衡败的败，死的死，联军却一步步地向着京师进逼。

而消息的逆转，更促使她不顾一切地杀那些分明拥戴皇帝的大臣。她怕他们夺权，也怕他们耻笑；耻笑她的无知、她的昏庸，怕他们在这一次惨败后，失去对她“永远是对”的敬畏。她即使错了，也不许对的人活着！

而如今，枪子儿都打进宫里来了……

一样是“叫起”，却一切都走了样。阴沉肃杀的气氛，沉沉地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上。原先一再谎报的军情，在前一天，外国军队攻进了北京城后，一下全拆穿了。养心殿中，太后指名召见大学士、六部、九卿，几乎全体缺席。御案前，前一阵子神气活现，简直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仗着“义和团”张牙舞爪的亲贵大臣：载漪、载澜、刚毅、赵舒翘……一个个全像斗败了的公鸡。

慈禧太后铁青着脸：

“当时，你们都说的什么？有了义和团扶清灭洋，大清就再不怕洋鬼子了！他们能做法，不怕枪子儿！”

“啪！”的一声，她一手拍在御案上，一粒子弹赫然出现：

“他们不怕，我怕！如今枪子儿都飞进后宫了！你们还在作着义和团施法就灭绝了洋人的梦吗？”

载漪碰头，嚅嚅说出一句：

“奴才是看他们一片忠心……”

“一片忠心！他们要杀二毛子，就杀！要攻使馆，就攻！要宣战，就宣！有谁说一个不字，就当汉奸国贼办，杀无赦！我都依了，依出什么局面来！一个东交民巷打了三个月还打不下来，倒把八国联军的洋兵引来了。要人到使馆去谈和，王文韶说他老了，赵舒翘说他不会说话！不老的，会说话的呢？你们给我找呀！”

没人敢答话。不老的，能和洋人谈判的，都在前几天杀了。她想起荣禄的话，没想到竟应验得那么快！

心中一动，她转眼向载湫望去。他面无表情。不！她直觉地认定：他一定心中暗自称快！在这一场战争中，她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威望，和“圣明”的光环。而他，他一定冷眼旁观着她的惨败，心中窃喜！

一想到这儿，她不由怒火中烧，却不能不强压怒火，面对现实：

“那，咱们母子怎么办？”

没有人敢吭气。她只有自己把话说出来：

“只怕，只有暂时避一避了……”

避！这不是她第一次“蒙尘”。当年，闹英法联军时，她就随咸丰皇帝“避”到热河过。但，那时她只是懿贵妃，她可以怨天尤人，因为，那其中没有她的错。

而如今，她能把责任推给谁？天底下的人都知道，皇帝不过是个傀儡。当权主政的是她：慈禧皇太后！

避，是不能不避了。那个傀儡皇帝，绝不能放手，还得捏在手心里。要一松手，在洋人支持之下，他掌握了大权，她就再也不用想回复过往垂帘的风光了。

虽然，这些年来，他是她拿捏在手上，任意摆弄的傀儡。她却也知道，他的俯首帖耳，乃至对她那敬畏惧怕的可怜相，只是在积威之下，没有能力反抗。绝不是心悦诚服的驯顺。当年“戊戌”不就是活生生的教训？

她和他，名为母子，哪有半分的亲情？尤其在她再度听政之后，两人之间，只有恨。她当然恨他，翅膀硬了，就想夺权自主了。而以己度人，他又怎会不恨她？她幽禁了他的宠妃，践踏了